

中文视窗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绘丰富的世界。

2014年06月28日

总第6期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主编：朱敏

■ 题词：杨慧林教授

■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 副主编：李 黎 王亦琳 李芙蓉 袁梦洁 周 晓



毕业典礼

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在世纪馆隆重举行，文学院一共有228名毕业生顺利毕业。其中，本科毕业生64人，学术型硕士毕业生83人，专业学位毕业生60人，博士毕业生21人。【详见67版图文特刊】

助力青春，梦想起航——我院“华辰梦想起航计划”立项答辩会成功举行

6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华辰梦想起航计划”立项答辩会在公共教学三楼3102教室举办。文院校友会秘书长潘天强、文学院院长徐楠、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胡玲莉、团委书记黄彦菲、文学院青年教师汪海、陈涛、白鸽出席本次答辩会并担任评委。本次答辩会评委还包括文学院各学生组织代表及本科各班级代表。

“华辰梦想起航金”项目为我院1979级校友甘学军先生捐赠的“华辰文化教育基金”中的一项专项资金，旨在鼓励学生努力进取、追求理想、团结协作、服务他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我院2014年新增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我院新增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永焕副教授《汉语方言连调音系格局研究》与朱冠明副教授《律部佛典语法研究》获得年度一般项目立项，李致远博士《柏拉图〈高尔基亚〉的翻译与研究》获得青年项目立项。

吴小如先生剧学成就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6月15日上午，为缅怀不久前逝世的文史大家吴小如先生，总结其在中国传统戏剧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在吴小如先生的门人、著名京剧史论家、表演艺术家、原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钮骠先生的发起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举办的吴小如先生剧学成就研讨会在文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钮骠先生主持，孙郁院长宣读了陈雨露校长的书面致辞。张伯驹先生之女张传霖、楼宇栋夫妇，刘曾复先生之女刘祖敬，京昆名家叶蓬、萧润德、沈世华、叶金援、叶金森和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司长耿识博，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北京大学教授陈熙中，吴小如先生次子吴煜，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萍等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奥地利驻华大使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教授举行招待会

6月25日，奥地利驻华大使Irene Giner-Reichl在官邸为奥地利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雷立柏教授（Leopold Leeb）举行了招待会。希腊大使瓦西里斯·科蒂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副校长，文学院孙郁教授、耿幼壮教授、杨恒达教授以及许多著名的中西方科学家、出版社代表和雷立柏教授的朋友出席了招待会。雷立柏教授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以极大的热情、流利的汉语普及古典知识，并教授三门古典语言拉丁文、希腊

文和希伯来文。他一直努力推广中西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并尝试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欧洲古典原文来了解和探索西方文化的根源，其著述不倦，已经在中国编辑出版了30多本著作。

我院228名2014届毕业生顺利毕业

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在世纪馆隆重举行。文学院一共有228名毕业生顺利毕业。其中，本科毕业生64人，学术型硕士毕业生83人，专业学位毕业生60人，博士毕业生21人。

孙郁院长在中国人民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致辞

6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在世纪馆隆重举行，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代表全体教师致辞。致辞以“失调文化的调适”为引，强调了大学文化与大学教育对于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成为我们自己。他借人民大学前辈“从无路的地方走出新路”的事迹和“精神遗训”，激励同学们学习前辈的精神，在过分“热闹”的社会风气中坚守自我，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最后，孙郁教授寄语道：“相信在未来的校史里，会发现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博物馆的橱窗里，将刻下你们动人的名字。”

专访

2版·朱万曙：学术研究，乐在其中

3版·徐正英：做一个安静的读书人

副刊

45版·敌不过似水流年，且留住此间少年——毕业随笔小辑

67版·图文特刊：毕业季——青春无悔

本期
导读



朱万曙： 学术研究，乐在其中

文 / 文学院2013级硕士生 汤欢

201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学术研讨会，包括袁行霈、赵逵夫、陈洪、杨庆存、詹福瑞、刘跃进、蒋寅等该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与会。作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朱万曙教授是本次会议的发起者和召集人。

朱万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剧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主持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出版有《沈璟评传》、《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元曲：自然的乐章》、《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徽商精神》、《徽商与明清文学》等多部专著，其中《徽商与明清文学》被列入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接触过朱老师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从容闲适、怡然自得之人。笔者采访他时，他一直面带微笑，谈吐之间慢条斯理、气定神闲。这样的心境，一方面得益于他在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与他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其乐密不可分。

农村到大学： 以学术为生命选择



朱老师在回首自己治学多年的经历时总结道：“从事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生命形态的选择，意味着过上一种相对安静和自由的生活，同时也甘于寂寞，不羡慕人家的权势和风光。”朱老师当初为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这要从他幼年的经历说起。

朱老师于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县。潜山素有京剧之祖和黄梅之乡的美誉，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年仅10岁即登台演出，之后加入文艺宣传队，大量接触舞台实践，由此培养了对戏曲文化的兴趣。“文革”结束后第三年，他考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本科期间他发起成立剧社，组织排演苏联话剧《破旧的别墅》，曾在校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都是促使他从事戏曲研究的动力。

回首大学时光，朱老师非常激动：“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与如今的太不一样了。‘文革’期间能读到的书不多，尤其像我们来自农村的孩子更是如此。因此，进入大学之后大家对知识真是如饥似渴！新华书店新出了一本文学名著，大家都会排着队去购买。平日我们亦十分珍惜时间，早上出门前就准备好水壶和饭盒，晨练之后要读半小时英语，除了吃

饭、上课，其他的时间基本都坐在阅览室看书。那时候周末只休息一天，那一天休息如果你出去玩没有学习，你会感到无比内疚。”

许多人大毕业后选择去政府机关，他则忠于内心，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术研究。朱老师介绍说：“我们那儿的硕士学习与你们现在也不同，你们读研是重新选择，而我从考研开始就决定要坚持走学术道路。”

从事戏曲研究是一项体力活。由于明清戏曲资料繁多，戏曲文学的地方性又很强，其文献常常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要解决一个问题通常要去不同的图书馆查阅文献。因此，天南地北奔赴图书馆成了朱老师做学问的常态。

过程虽然辛苦，但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并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正是做学问无与伦比的乐趣所在。此外，学术成果转为白纸黑字流传后世，甚至以其他的方式得以存在，也是治学之人莫大的幸福。谈及当年的“包公文学”研究时，有一件事让朱老师十分自豪：安徽合肥有一个包公主题公园，其中有一个包公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厢房。左边厢房陈列的是“历史上的包公”，由孔

凡礼先生设计策划；右边厢房是“文化上的包公”，由他提供材料并参与设计。“学术研

究也能够转化成可视可感的形态，实为人生乐事”。

从戏曲到徽学： 方法视野不断开拓



对朱老师来说，他的学术生涯有两个转折点：其一是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其二是在徽学研究中心当主任。前者让他在学术方法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后者则让其学术视野得以开阔。

“那时我读博士完全是为了充电。”教书10年后，为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进一步，朱老师考入了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时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吴新雷先生。正是在那时，他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学术研究就像法官断案，要有证据。吴先生曾教导他，学术研究不是推论，即使是推论也要以文献作为依据。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以扎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好恶加一点理论。“我那时做博士论文，为了搜集材料，北上北京大连，南至南京上海，读了165本明代戏曲的评点本，单在国家图书馆查资料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有一个月，抄的笔记就达七八本，在南大图书馆就更不用说了。”朱老师回忆

道，“那是一项很辛苦很繁琐的工作，但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充足的材料，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博士毕业后，朱老师回到安徽大学任教。他本计划继续从事清代戏曲点评研究，但临时接到任务开始组建徽学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还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此开始长达7年的徽学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不得不搁置原有的研究计划，学习新的知识。对他而言，这是是机遇也是挑战。徽州地域文化研究本来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许多历史学的方法如家谱、县志的运用对文学研究都大有裨益。此外，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也是一种全新的视野。比如，他发现明清时期徽商与文人交往甚密，商人们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追求，文人在与商人交往的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很有研究价值。

朱老师在担任徽学研究中

主任期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委子课题《徽文化研究—徽州戏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

清文学》均已完成，其中《徽商与明清文学》已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于近期出版。

从安大到人大： 以从容心境治学



朱老师有过学术和行政的双重经历，他在回顾自己多年治学研究和从事学科建设的经历时感悟道：做学问需要有一个从容的心境和愉快的姿态。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当年在安徽大学做文学院院长，还是来到人大之后接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

2006年，朱老师开始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当时安徽大学文学院只有语言学这一个博士点。作为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朱老师首先摆正了大家学术研究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对其价值足够认同，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当作一件长期的事业。需戒骄戒躁，如此方能从容淡定”。他告诉文学院同仁，在从事教学之余要扎扎实实、静下心来做好学术研究，要有高远的学术志向，不能满足于在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满足于申请一般的课题。此外，还应做到怡然自得。

朱老师始终认为做学问是一件愉快的事：别人看来你是灯下苦读，但你自己其实乐在其中；别人觉得你成天挤地铁去图书馆很值得，但是你知道，当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文献时你会欣喜若狂。“人文学

者并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不像卫星升天这样的自然科学那样经天纬地，在我看来，做学问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叫‘一点儿事’，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传承文化，这也非常重要啊，人文学者的价值就在其中。”

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在朱老师的带领和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在朱老师卸任不久，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学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全面建成。

2011年，朱老师北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今年，他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他将此项荣誉作为对人民大学的回报。“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编委会，邀请全国该领域的学者一同参与研究。”在项目开题时他对大家说：“此次全清戏曲整理研究工作任务艰巨，但是，我希望大家从容不迫，能够以愉快的姿态去做。”

谈及对于人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的展望时，朱老师认为，人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着很好的传统，也有着很好的队伍。他相信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人大文学院将在全国古代文学学科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著作



资料卡

朱万曙，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潜山县，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筹）、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写作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学科评委。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正英：做一个安静的读书人

文 / 文学院2013级硕士生 蒲南溪

徐正英，男，1960年11月生，河南省濮阳市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学与文学思想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0余篇，多篇论文被转载，出版有《昭明文选校读》等著作10余部，曾多次参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等。

一走进徐正英教授的办公室，就不禁惊叹于环绕整个房间的三面“书墙”。徐老师兴致勃勃地给笔者介绍他的藏书，书籍摆放井井有条：这一面是出土文献，那儿几柜是唐以前的作品集、文学理论、西方著作，以及少部分现代人的

研究专著等等。与其说这里是办公室，不如说是徐老师的书房。旁边书桌上放着的两个橙色的耳塞，徐老师笑着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这里读书，有时带着耳塞读书，这里甚至是他的宿舍了。



一、求学经历——“形势所迫”的最好选择

“没什么兴趣转换不转换的问题，要我说，都是形势所迫。”当问到如何将他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出土文献的校订和解释上时，徐老师只笑着，淡淡地这样说。

徐老师是79级的大学生，当年他以安阳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时年十九，他尚不知文学这门学问究竟教人什么，本科时热衷创作，写过的小说还在学校的创作比赛中获奖。然而，他少年时患过脑膜炎，死里逃生，写小说时日夜思索、日夜构思总是失眠，由此导致神经衰弱。为身体故，他只得放弃创作。

徐老师回忆，在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的课上，任课教授抱来一大摞书，他这才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文学院并不是教人以文学创作，而是要读这么多的书，教人进行文学研究，去研究别人的作品。他于是转向学术，尤其喜欢小说，喜欢现代文学。可是，他的老师告诉他，要研究现代文学还必须得有些古代文学的底子。他这才下功夫接触古代文学，兴趣点还是在小说，元明清小说又成为他主攻方向，最喜爱《红楼梦》。本科毕业时因为导师是研究宋代专家的缘故，毕业论文做的是辛弃疾的闲适词。分配回安阳师专后，他仍然教授元明清文学，在课堂上侃侃而谈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师生趋之若鹜，窗边都趴着旁听的人。

后来国家让本科毕业在高校执教的老师硕士进修，徐老师于是往复旦大学进修硕士学

位。当时王运熙先生担任班主任。徐老师毕业时论文写作在班里拔得头筹，王运熙先生将他推荐到郑州大学任教。于是他离开安阳，跟着余绍初先生做起《文选》研究，在各地奔走收集资料，并与曹道衡先生结识，向他求教，算是做了一番学术事业。但又因为郑州大学校长要求教授们都得提高自己的学历，徐老师不得不准备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少年时并未学习外语，又颇费了一番周折。恰逢西北师范大学成立古代文学博士点，他于是半年之内突击日语，得偿所愿。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是先秦文学的专家，他要求自己的学生都跟着他做“子”的研究。徐老师觉得自己在“子”的研究上实在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另辟蹊径，终于找到出土文献这一研究领域：既不脱离先秦的范围，且很少人从文学的角度去解释挖掘。徐老师于是又下大功夫学习甲骨文、文字学，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有关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思想的论文，都很有学术价值，被重要的学术期刊转载收录。

“要说兴趣，首先还是小说，但是搞先秦研究，应该是最适合我的。”徐老师说，他的这条路是倒着来的，从现当代到元明清再到唐诗宋词，然后魏晋、先秦，最后发现先秦的思想著作才是治学基础。他认为，最好的学术道路，是先有基础再顺着往下，基本功必不可少，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之后时段的文学现象及其思想源头。

二、学术之路——“读基本的书、解决基本的问题”

现在徐正英老师的主攻方向是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对这些文献中涉及文学的方面进行考辨和解释。徐老师介绍道，出土文献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它们年代早、真实性强，当然这还是与传世文献比较而言。传世文献就有年代越近资料越丰富、越久远越匮乏的特点，尤其是先秦，传世文献数量很少，而且难以判断其真假，所以出土文献起到了很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其作用也主要是辅助传世文献。因为就数量而言，出土文献所有的加起来不过5000万，而传世文献则有22亿之多。所以对于先秦时段的文学研究，二重证法（即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就算到研究生阶段，大多数同学还是无法十分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个有志于古代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兴趣点呢？从哪里入门又如何坚持？正如徐老师在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说的那

样，就古代文学，甚至就整个文学学科来说，最适宜的路，是要从最基本的书读起，从先秦诸子为起步，读这些思想著作，自此发源，延伸到后世丰富的文学现象，就像一条顺流而下的江河，这才算是有了根基，也不至于做出仅仅浮于表面的东西。

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徐老师一直坚持“读基本的书，研究基本问题”。这也是他对急切求知的青年学生的建议。话虽简单，但却具有能够拨开种种浮躁和泡沫的力量，让有意于探究文学问题的人，沉下心来，落脚于那些真正与我们的传统相关，真正有益于学科的领域和关键点。

以上是比较宏观的建议。再具体一些，当你能够静下心来准备进入自己的那片学术领域后，最好的选择方法，就是“排除法”，把不适合自己的排除掉，不仅学术，职业的选择也是这样。徐老师笑谈，“我当然明白自己不适合做官，不

适合做生意赚钱，所以把它们都给排除了……”当选择做好了，真正地开始做学术研究，就不能仅凭着兴趣，“坚持”是最必要的。第一步很难很难，走在途中遇到很多的阻碍挫折以后，还能不忘最初走出来时的坚定决心，继续向

着那个期望中的目标前行，才尤为可贵。徐老师说的时候，仍然面带微笑，眼镜又快滑到鼻尖，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这如金子般的学术的本心与本色，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品质。

三、文学之于生活——“无用之用”与“愚不可及”

徐老师曾在一节课上跟同学们聊起文学，他说“文学，无用乃大用”，接着眯着眼睛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然后良久沉默。徐老师举一个叶嘉莹先生的例子：就拿小孩子的教育来说，那些个标语口号，永远不会让孩子知道他为什么是一个中国人，只有传统的文化熏染，特别是古典诗词，才真正地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和气质，让他有一颗敏锐的心去了解生命的厚重与质感。

人活着，是需要根基的，就像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家”，或者都在寻找一个“家”。

“寻根”，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要是人能自觉感受到自己的精神需要，他又该去哪里“寻根”呢？就往宽泛里讲，徐老师谈到的是存在于文学之中的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从古至今，就像少男少女萌发爱意那么自然，这样的情意总没有变过，而我们便可以在这样的心灵相通过程中，找寻到慰藉和归宿。再说得更实际些，文学里保存了许多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更有竞争优势的力量。

所谓“软实力”，拼的就是文化，文化要往外推，要让别人认识得到，还得往本原上找，比如“孔子学院”，不论它究竟成效如何，至少是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需要“孔子”这张名片。徐老师甚至说到钓鱼岛的问题，就在历代的文人歌咏中，就存留着许多有关钓鱼岛的书写，还有众多史料记载，那么还有什么疑问吗？钓鱼岛不是中国的又会是谁的呢？这样的文化认同难道还不是铁证吗？

谈完这些个稍显严肃的话题，徐老师环顾他的书屋，半晌无话，忽然默默地说，“我现在反正就是愚不可及！”说完又笑起来。他说，这就是他现在的想法，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不做过分分散自己精力的事情。说着拿起他正在阅读的书，“你看，我最近正在读《周礼》，很难，但也要一字一句地细细看，细细地研读。”

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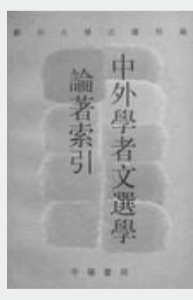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容斋随笔》



《安阳集编年笺注》



《中外学者文选论著索引》



敌不过似水流年 且留住此间少年

——毕业随笔小辑

击壤歌

■文/芸 荻
(文学院2011级本科生)

阿舒我一直怀疑你毕不了业的。不，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因为阿舒正在一条路途漫漫的毕业旅行中。

 阿舒是一个在食堂大口吃肉回宿舍大碗喝酒，却还喷着一股青酸口气的人。 收到短信，猜猜我在哪啦。鬼知道，上楚辞课呢，女寝之婊媛兮，申申其誓予，猜猜婊媛是什么意思，下课了告诉你。嘿，刚抵楚地，汝何知之。老城凤凰巢也逃不掉被商业化，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里有生气，为粮食生计的张罗，是一种民族的志气，还有一种赶尸的巫术，原来可以这样无限亲爱充满人气，你真应该来看看。我还是舍不得一周一次的楚辞课。

 嘿，尼泊尔人说我有一双small but beautiful eyes。什么，什么尼泊尔。才想起我竟没有跟阿舒一起听过课，竟不知她那眸子炯然听起来是个什么神情，只听她说遇上喜欢的老师，也会早早地占住第一排，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我突然觉得李白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外，某天真最清白的思维，上次你跟他聊骨髌友，什么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泛持刃，躬申洗剂，最后还赛得徒步，仇之而趋的，公然讲起血腥事，还讲得清爽爽又理所当然，整个像一梅花露水

凛然有生气。那么这跟尼泊尔又有什么关系？我常常以为我背包里沉沉的——少来，尼泊尔怎么样。热带，穷，可是真安分，懂不懂，那种兴兴头头地活着的安分，可也真是看不到希望的，我坐在街头，迎面而来的陌生人打招呼，可是忽然对学校里的人羡慕起来。别讲得好像你不是这个校园里的人儿一样，赶紧给我回来，就要毕业了。我在热带雨林走了三天，脸上晒出了血珠，路烂了一双帆布鞋，真是值得珍惜的一种经历。

 斌

 每每毕业季将至，总有好多兆头。比如啦，最近走在校园里，竟看见好几位手环护着腹部的准妈妈呢。小生命跟着春光一起长，是种和离别太不一样的期待。比如啦，静园的月季花又开了一大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哪里又跑出来一个他。总之他跟我说，他讨厌花因为花自我炫耀得不遗余力。噢——比如啦，对啦告诉你，新书馆开了嘛，厚实的木书架木桌子，软和的大沙发，灯明茶香的。新书刚开的那几天，我走在里头，不知怎的觉得迎面而来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阿舒还在校园里的时候，什么，过两个月新书馆就能用啦，鬼相信。可是现在我就在这鬼才相信的新图书馆大落地窗旁，就着一大杯热水读一本亲切的小说，偶尔抛腾一下我那可怜的形象力，猜猜你存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这小说里有一个叫苏珊娜的女人（其实叫什么真的不重要），迫于生计回忆自己一次流落孤岛的经历为生，后来不得不得编造一个小故事里，渐渐混淆了现实和小说。你就承认吧，在害怕周遭是一场虚构这件事情上，你和她是多么老实多么相像。

 阿舒一直说要写一篇小说，至少证明这个校园里还有一个你这么生活过这么思考过有过这样的心情。我替你开了个头，才发现你其实没什么故事好说啦，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虚构的。一个人，只好胡乱从最莽撞的年代偷了个名来用，叫击壤歌。你说古人才不会这么没白聊谈，从更古的古人那儿偷来翻目就事。我只听说，是。本来起了个题目的，时近端午，毕业季将至，友人素文以纪之，欣然提笔，兼怀阿舒，忽而晴天落白雨，遂涣漫不成篇，太长了还是舍弃了。

 新图还没开空调，凝滞的热浪在脸上呛着热气。周围人要么险痴痴奋奋期末论文，要么微蹙着眉心温习课件。什么熟悉的感觉在暗暗地翻涌像滑溜溜的白鱼，赶快抓住，抓住了再说。也许年期未备考的味道，亦是这样酒酒孟夏的味道。在明德楼挑灯，收到短信，快来，我刚淘到一张伯格曼的碟。噢——你不知道我这两周要考十八门课吗。噢——分数这事儿差不多就行

了，像阿舒我这么聪明的，学绩点也就灰塌塌的一片。半眯着发酸的眼睛回去，在阿舒的屏幕上看了一眼——哇，这么壮观的。当然，这是伯格曼理想中的北欧女人，强壮能干，情感细腻，这种硕人其硕的美已经少有人能欣赏了。噢，你十分恰当地用了个好典。这十八门课的分数在几个月后的保研路上用力地拉了我一把，这是阿舒和伯格曼的女人都没想到的。比起阿舒的旅途，能继续留在校园里，于我是最省力气的道路，是一盏甘冽的烈酒，阿舒视之却如美酒一杯。阿舒老嘲笑我过着老牌僵尸般的日子。我说是啊，哪像你这个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哪里——游学明明是一种古老而美丽的传统。其实我知道阿舒是着急，太守规矩的生活让她害怕陷入循环，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惰性。阿舒永远对校园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热切地要以少年之躯与之对话。

 叁

 那么毕业来了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已经酒酒孟夏草木莽莽了，阿舒，我今早五点半翻了一回，天色竟是一种怯怯的白，美而无为力，于是我总觉得什么没准备好。你真的以为毕业这事儿是能准备好的么，像我，旅途漫漫却无所谓计划，乱就乱点，勉强理出思路未必可靠，人也会僵化掉的。

 每每在春风飒爽和的好天气，阿舒爱一直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每每说这话的时候，她那圆月一般撑得满满的脸，还真是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真是少见的，因阿舒从不微笑，也不哭泣，她要么艳阳天要大太阳雨潦，再就是晴天下暴雨。我怀疑她逃离毕业季是为了逃避可能的煽情桥段。清朗的理智才是永远莹澈美丽的。那么什么东西来不及了呢——早已酒酒孟夏草木莽莽了，来不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来不及了。阿舒的行动力近乎癫狂，她自称这来自于一一种老实而悲观的人生观态度。

 阿舒又说她等不及要变成中年人，告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种诗只有中年人有资格懂的了。可是你越着急，毕业季越是会长长地来，还要长长地过去。

 阿舒说，我小时候第一次毕业，是幼儿园的时候。噢——别笑，听着，我跟同班一个女孩子一起养了几条蚕。快毕业时候它们正好养了几十个卵，在我们准备的白纸上花花地铺了一大片。结果我们出城玩了几天，是为了纪念毕业。回来过了好久，才想起一盒蚕卵还锁在黑沉的抽屉里，慌慌张张拉出来，几十个白嫩的小尸体。从此我老以为毕业是一桩会犯下罪恶的事情。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你是多么担心一毕业，你将孤然众矣。

她们

■文/周海燕
(文学院2010级本科)

 东风破133宿舍的地理位置不太好，处在楼道的尽头，与外界只是一墙之隔。所以无可避免有着热闹的外部环境：早晨能听见隔壁“米兰造型”诸位小哥们的早训口号，上午能听到对面“当代商场”瘪瘪的升旗广播，全天能感觉到地下呼啸而过的地铁带来的震动，晚上偶尔还能听到三五路人醉酒后轧马路时的鬼哭狼嚎声。

 在这个十来平米的小屋里，蜗居了六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姑娘： “平壤豌豆公主”、“马达加斯住”、“下水道的美人鱼”、“巴黎圣母燕”、“赤道北极熊”和“冰岛火龙果”。同时，她们还自娱自乐的为这间小屋改名为“盘丝洞”。

 她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的带上N多书于此就为自己学神级身份盖章，有的温柔地把头发挽在脑后试图以掩盖奔放的内心，有的一句“喂，亲爱的室友”因为过于热烈而直接被误会，有的姗姗来迟于是大伙儿就用纸条传递信息……

 没过多久，她们便熟络起来：结伴吃饭，互相占座，上课时习惯集体踩点到教室，永远毫不犹

豫的坐在最后一排。她们自恋的称自己为“紧跟时代潮流的‘妖婆’”，开学之初便有独立的宿舍主页并实时播报“六大大王”的言谈趣事，还会花心思布置寝室的微信平台并且附上各种各样的新式游戏并且设立新规则，乐于制造各种娱乐段子，即便各种自黑也在所不惜。

 她们的集体发胖期大约是从大一的冬天开始，因为她们爱上了地瓜干和板栗，几乎全都胖达两位数。可美食对于6位姑娘来说从来都是所向披靡

的，她们就是爱搜集爱张罗爱尝试各种各样的食物，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各种各样的时候去各种各样的地方聚餐。四年内她们把学校附近的小吃店走了个遍，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哪家拆了、哪家搬了、哪家贵、哪家便宜、哪家干净、哪家不太卫生，她们都奇异地了解得清清楚楚。

 她们曾集体相约，同游天津，在出发的大清早郑重其事地在校园门口留影，一起在冰上围成一个圈稀奇的看别人钓鱼然后被哄走，一起在意大利风情街炫耀气昂昂的疯狂拍照，一起被拉入天津某电视台唱歌，那唱曲目还被选中作为嘉年华活动的主题背景音乐，一起如饿狼扑虎吃牛排包包吃麻花……

 她们也一起去过湖南，在凤凰古城嗨嗨游荡。她们除了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裙子、花环、小包以及鞋子，然后洋洋得意地参加篝火晚会、闲逛虹桥酒吧唱。她们顶嗓子斗唱山歌，最终失败被拉到月亮峡，但山阴山水后在潭底吃泉水洗过的桃子洗尽了所有的喧哗叨叨。她们一起坐在旅店的顶楼乘凉然后回屋打扑克直到半夜，也一起去跑政府发回卷做乡村调查再满足的吃大排档编故事兴奋得不亦乐乎，还一起坐在篷蓬车上在田野里穿梭并且激动地大喊大叫……

 她们还一同到大连去旅行。买了花鼓铃铛的伞服，有幸住在蓝湾的海景房，受到了最贴心的照顾。她们在樱花园里因短跑的队服被误认为高高低低的六胞胎，但203高地上日俄战争的沧桑痕迹也让姑娘们颇有感触。她们一起手拉手逛夜晚的中山广场，一起靠在栏杆边看码头上闪烁的零星灯光，一起走滨海路看星海

广场，一起在海滩迎着海风呐喊唱歌，大摆姿势让手观音到六小天鹅圆舞曲再到猿人进化，还一起抱着袖子和零食在夜晚的路灯下分成长短队和高管组玩转跨步比赛。

 她们集体被诊断为多动症。卧床次数不胜数。聊得很High，时常会忘乎所以，一准会收到其他寝室同学的敲门声或者短信轰炸声。她们喜欢带着N多款桌游饿着肚子吃自助餐然后撑到不行，始终秉着“爬着进爬着出”的宗旨，回寝揉肚子做“安胎操”，她们喜欢起哄看鬼片却常常被吓得起此彼伏地狼嚎尖叫。她们偶尔也会集体脑神经短路集体出丑，比如参加红歌比赛的时候多次集体忘词，但始终不解的是最后居然不是最后一名。她们是六个随性的妹子，喜欢走到哪拍到哪，尤其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圆圆圈”，不是手就是脚，有时就连车票、白手套和选民证都成为拍照利器。但这一张张或圆或怪或傻或萌或土或潮或温馨或奔放的照片，总是能让笑笑本来就低低的她们个个不停。

 尽管在这个楼道最尽头的小屋里，暖气永远不给力，毛毛虫、老眼前后光临，甚至还有深夜扒窗户的大变态虫。但对“盘丝洞”的六位姑娘来说，这里闪烁着那么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回忆：一起度过那么多的节日，一起聚过那么多次餐，一起玩过那么多次游戏，一起唱过那么多次KTV，一起参加过那么多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她们真的就在彼此的陪伴下，一起长大了。

 然而，毕业后，她们就散落到你世界各地。这些记忆会一直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埋都一梦

■文/王斯璇
(文学院2009级本科生)

 那天南溪给我打电话，整个人有点儿犯蒙，说同门的师姐姐毕业了，明天走。几天来一直跟着她张罗、收拾，也顾不上别的。晚上和老徐吃了饭，三个人坐在二草坪上聊天。也没聊什么，也聊不出什么。说几句就默默地坐着。夜深了人就散了。

 “反正我就是很迷茫。”

 我在这头笑，“没醉倒在教二草坪吗？”

 她终于嘿嘿一乐，“怎么会啊！”半晌，说，“她都哭了好几天了，哭得很惨。”“哭什么。”“她回老家考公务员了，可能再也不回北京了。也没什么机会了。”

 又一个告别的泪人儿。大学末尾，听南溪说起老徐口中那个醉倒在教二草坪的美梦。脑中老徐的形象立刻明朗清晰，微仰着下颌，停顿几秒，猛地回过神来，一脸满足地摇摇头。 我心头发痒地恨不得登时就扑倒在那片青草上。

 一梦至今。它的实现仅存在于某个深夜梦的结尾。我拎着酒瓶子飘飘然，从求这头往人文楼跑。梦里教二草坪还没被拦腰

断开，糖的一如既往，我一个转圈仰面躺倒在枝杈扎扎的碎草上，抬眼便是繁星烁烁。

 其实，记忆里何曾在北京见过满天繁星。

 于是陡然惊醒，暗夜太浓，窗帘黑黢黢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心头一闷，眯着眼睛点开手机，想给南溪发个信息说梦。

 毕业那几日，若是我们腾得出更多的时间，若是我们凑齐一局，若是我没紧赶慢赶回报社实习，若是那晚没下雨，若是你提前几天收好了行李。

 若是我们头也不回，不忆过去，不问明天，潇潇洒洒只想好好醉一场，醒来时会不会身上一片潮气，头顶灾云，拍拍屁股踏过教二草坪作鸟兽散。

 信息反反复复编了几次，最后想又删掉了。

 若是我出国，工作了的工作，我保了本院的硕博只来了南方，在温泉之乡窝得平平安安。友谊这种东西靠Wechat一找拳，有时隔着时差，大半天后回复那差点过了时的追忆和想念。一勺泡澡记不得当初哪个男生尿了泡尿，世纪馆的台阶也不会拂拭上某某某曾在哪儿坐过破晓。

 大家都在继续普普通通地过着日子罢了。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初中同学里面三个同学学了婚，其中一个孩子快一岁。朋友圈里晒儿子晒老公晒吵吵闹闹和好。曾经那些发誓一辈子不分开、乃至做彼此婚礼礼仪孩子干妈的。

 过了几日，有同学传了张当初春游的照片。曾经的班委感慨道，自打毕业，照片里面的人就见过两个，还是在四年前的那唯一一次聚会。

 其中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我记着她姓任，外号儿任儿，却生忘了名字。她是外地户口，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初三后来要回老家。分别那日的情形我完全断片儿，只记得那天放学她没有赶校车，天色已晚，四环灯亮了，昏黄一片。我们几个玩儿的好的推着自行车，和往日

一样慢慢走在回家路上，簇拥她在最前面。腾腾在我旁边趁人不注意拿出一瓶新乐敦，说哭不出来就挤点儿。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欣然接受了提议。

 终于一步做三步跳，蹿到了四环的那个路口，她要向南横过马路上天桥，我要向北穿道。大家无比潇洒地互相抱来抱去，安慰谁没什么的，现在在电话有qq有各种，想联系都不是事儿。于是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结了世纪告别。

 我们一行人看着她过马路，大高个儿，瘦，背影戚戚，回身冲我们笑，招手，一甩脑后的小马尾，背着书包跑上天桥。可没登几步台阶便停下来，冲回路，声嘶力竭地喊，“我爱你们，我会再回北京的。”

 霎时，马路隔着我们，哭成了两拨泪人。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关于北京的离别。

 没靠新乐敦便轻易湿了眼眶。十四五的孩子，不用靠酒精来印证此间盛大的悲伤，更没有抱头痛哭诉衷肠。只是校服袖口蹭蹭眼泪，回家继续赶明早要收的作业。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初中同学里面三个同学学了婚，其中一个孩子快一岁。朋友圈里晒儿子晒老公晒吵吵闹闹和好。曾经那些发誓一辈子不分开、乃至做彼此婚礼礼仪孩子干妈的。

 过了几日，有同学传了张当初春游的照片。曾经的班委感慨道，自打毕业，照片里面的人就见过两个，还是在四年前的那唯一一次聚会。

 其中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我记着她姓任，外号儿任儿，却生忘了名字。她是外地户口，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初三后来要回老家。分别那日的情形我完全断片儿，只记得那天放学她没有赶校车，天色已晚，四环灯亮了，昏黄一片。我们几个玩儿的好的推着自行车，和往日

一样慢慢走在回家路上，簇拥她在最前面。腾腾在我旁边趁人不注意拿出一瓶新乐敦，说哭不出来就挤点儿。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欣然接受了提议。

 终于一步做三步跳，蹿到了四环的那个路口，她要向南横过马路上天桥，我要向北穿道。大家无比潇洒地互相抱来抱去，安慰谁没什么的，现在在电话有qq有各种，想联系都不是事儿。于是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结了世纪告别。

 我们一行人看着她过马路，大高个儿，瘦，背影戚戚，回身冲我们笑，招手，一甩脑后的小马尾，背着书包跑上天桥。可没登几步台阶便停下来，冲回路，声嘶力竭地喊，“我爱你们，我会再回北京的。”

 霎时，马路隔着我们，哭成了两拨泪人。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关于北京的离别。

 没靠新乐敦便轻易湿了眼眶。十四五的孩子，不用靠酒精来印证此间盛大的悲伤，更没有抱头痛哭诉衷肠。只是校服袖口蹭蹭眼泪，回家继续赶明早要收的作业。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初中同学里面三个同学学了婚，其中一个孩子快一岁。朋友圈里晒儿子晒老公晒吵吵闹闹和好。曾经那些发誓一辈子不分开、乃至做彼此婚礼礼仪孩子干妈的。

 过了几日，有同学传了张当初春游的照片。曾经的班委感慨道，自打毕业，照片里面的人就见过两个，还是在四年前的那唯一一次聚会。

 其中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我记着她姓任，外号儿任儿，却生忘了名字。她是外地户口，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初三后来要回老家。分别那日的情形我完全断片儿，只记得那天放学她没有赶校车，天色已晚，四环灯亮了，昏黄一片。我们几个玩儿的好的推着自行车，和往日

一样慢慢走在回家路上，簇拥她在最前面。腾腾在我旁边趁人不注意拿出一瓶新乐敦，说哭不出来就挤点儿。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欣然接受了提议。

 终于一步做三步跳，蹿到了四环的那个路口，她要向南横过马路上天桥，我要向北穿道。大家无比潇洒地互相抱来抱去，安慰谁没什么的，现在在电话有qq有各种，想联系都不是事儿。于是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结了世纪告别。

 我们一行人看着她过马路，大高个儿，瘦，背影戚戚，回身冲我们笑，招手，一甩脑后的小马尾，背着书包跑上天桥。可没登几步台阶便停下来，冲回路，声嘶力竭地喊，“我爱你们，我会再回北京的。”

 霎时，马路隔着我们，哭成了两拨泪人。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关于北京的离别。

 没靠新乐敦便轻易湿了眼眶。十四五的孩子，不用靠酒精来印证此间盛大的悲伤，更没有抱头痛哭诉衷肠。只是校服袖口蹭蹭眼泪，回家继续赶明早要收的作业。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初中同学里面三个同学学了婚，其中一个孩子快一岁。朋友圈里晒儿子晒老公晒吵吵闹闹和好。曾经那些发誓一辈子不分开、乃至做彼此婚礼礼仪孩子干妈的。

 过了几日，有同学传了张当初春游的照片。曾经的班委感慨道，自打毕业，照片里面的人就见过两个，还是在四年前的那唯一一次聚会。

 其中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我记着她姓任，外号儿任儿，却生忘了名字。她是外地户口，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初三后来要回老家。分别那日的情形我完全断片儿，只记得那天放学她没有赶校车，天色已晚，四环灯亮了，昏黄一片。我们几个玩儿的好的推着自行车，和往日

一样慢慢走在回家路上，簇拥她在最前面。腾腾在我旁边趁人不注意拿出一瓶新乐敦，说哭不出来就挤点儿。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欣然接受了提议。

 终于一步做三步跳，蹿到了四环的那个路口，她要向南横过马路上天桥，我要向北穿道。大家无比潇洒地互相抱来抱去，安慰谁没什么的，现在在电话有qq有各种，想联系都不是事儿。于是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结了世纪告别。

 我们一行人看着她过马路，大高个儿，瘦，背影戚戚，回身冲我们笑，招手，一甩脑后的小马尾，背着书包跑上天桥。可没登几步台阶便停下来，冲回路，声嘶力竭地喊，“我爱你们，我会再回北京的。”

 霎时，马路隔着我们，哭成了两拨泪人。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关于北京的离别。

 没靠新乐敦便轻易湿了眼眶。十四五的孩子，不用靠酒精来印证此间盛大的悲伤，更没有抱头痛哭诉衷肠。只是校服袖口蹭蹭眼泪，回家继续赶明早要收的作业。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初中同学里面三个同学学了婚，其中一个孩子快一岁。朋友圈里晒儿子晒老公晒吵吵闹闹和好。曾经那些发誓一辈子不分开、乃至做彼此婚礼礼仪孩子干妈的。

 过了几日，有同学传了张当初春游的照片。曾经的班委感慨道，自打毕业，照片里面的人就见过两个，还是在四年前的那唯一一次聚会。

 其中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我记着她姓任，外号儿任儿，却生忘了名字。她是外地户口，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初三后来要回老家。分别那日的情形我完全断片儿，只记得那天放学她没有赶校车，天色已晚，四环灯亮了，昏黄一片。我们几个玩儿的好的推着自行车，和往日

一样慢慢走在回家路上，簇拥她在最前面。腾腾在我旁边趁人不注意拿出一瓶新乐敦，说哭不出来就挤点儿。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欣然接受了提议。

 终于一步做三步跳，蹿到了四环的那个路口，她要向南横过马路上天桥，我要向北穿道。大家无比潇洒地互相抱来抱去，安慰谁没什么的，现在在电话有qq有各种，想联系都不是事儿。于是一片欢声笑语中完结了世纪告别。

 我们一行人看着她过马路，大高个儿，瘦，背影戚戚，回身冲我们笑，招手，一甩脑后的小马尾，背着书包跑上天桥。可没登几步台阶便停下来，冲回路，声嘶力竭地喊，“我爱你们，我会再回北京的。”

 霎时，马路隔着我们，哭成了两拨泪人。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关于北京的离别。

 没靠新乐敦便轻易湿了眼眶。十四五的孩子，不用靠酒精来印证此间盛大的悲伤，更没有抱头痛哭诉衷肠。只是校服袖口蹭蹭眼泪，回家继续赶明早要收的作业。

 周末上qq，看见她的留言，“我不敢跑回你们身边，我怕我再走不动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这个初中班级的群里，光怪陆离的网名，我还是没找到她的身影。

青春无悔——记我们的大

文 / 本报记者 袁梦洁 唐亦文

《张琬琦：学神养成记》

每个学院，每个班级，都会有一群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成绩在班级内名列前茅，学分绩让人望而却步，各种奖学金和荣誉证书拿到手软。他们，被我们习惯性地赐予了一个名字——“学神”。然而，如果仅仅是一心只读圣贤书，

忽略生活之中潜藏的滋味，那所谓的学霸便失去了趣味。“学神”，是比“学霸”更高的存在。来自文学院2010级本科班的张琬琦，在同学眼中便是这样一个超越“学霸”的“学神”般的存在。

短信内容提到感恩节到了，特别想感谢一下学委。同班同学的感恩节短信，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张琬

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那条短信至今还存在于我的手机里。”

编者按：大学，是许多人学习生涯的另一个开始，也是许多人学生生涯的尾巴。在这不长不短的四年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大学自由的氛围，可以坚定学术理想、认真学习；也可以醉心社团，长于交际；还可以做各种兼职，为创业铺路……大学的魅力，在于你有权利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选择。青春无悔，大学，由自己定义。

懂得自己想要什么

从成为无所不能的学委开始

大一刚开学，张琬琦就让全班同学都记住了她的名字。作为一名学习委员，张琬琦刷新了这个职位的存在感：有关课程分组、催交作业、考试范围等等诸如此类的短信，全年无休定时轰炸全班同学。

“在上大学之前，我完全想不到学委是一个如此有存在感的班委。学委已经成为了我大学生活的一种方式。随便问一个我们班同学，大学四年中班里哪个同学发给他短信最多，不是我就是班长雅童。”张琬琦说道。而在平时扎实的学习和知识积累之外，清楚掌握每门课考试的重点和方式，也是她成为“学神”的秘诀之一。

“有困难找学委”这句被2010级同学们挂在口上的话，让张琬琦成为同学心目中十分靠谱的一个人，然而靠谱意味着每到期末考试总会有许多

人找上门来，例如借复印笔记或者问考试重点。“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可以掌握各学科一手消息，成为权威的信息发布者。”张琬琦说道，但不久便觉得困扰。“考试期间不断有人问考试范围，总有人问我公邮是什么，明明已经通知过的内容，过几天就又有短信来询问，遇到心情不好很容易抓狂。”但是四年当学委的经历让她逐渐适应：“再后来我就对这一切都免疫了，发展成了一种不提醒大家浑身难受的病，发了短信就身心愉悦。”现在，眼看着毕业了，学委的短信发一条少一条，不知道收不到学委短信的同学，会不会想念那些短信纷飞的日子。

在琐碎和枯燥的例行工作之外，学委这个身份也带给张琬琦许多感动温暖的时刻。大一感恩节的时候，班里有一位同学给张琬琦发了一条短信，

虽然大学四年的平均学分绩达到3.90，但对于“学神”这个称号，张琬琦并不觉得十分适合自己。她坦言：“我完全算不上学神的级别吧，也就是个‘伪学神’。”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学习达人有两种：一种是学术牛人，求知欲特别强，喜欢深挖问题背后的问题，能和老师无障碍地对话，爱思考爱发问；另一种学分绩几乎接近4.0，上课认真听讲，笔记全面，“学霸”型的牛人。基于以上两点看来，张琬琦说：“一则我自认算不上是学术热情极高，二则也不属于只坐第一排干记笔记的那种。可能最后学分绩还看得过去，所以被大家误认为‘学神’咯。”

“学神”之所以被称为“学神”，在学习方法上还是有自己的见解。张琬琦认为：“实际上，我们院的老师给分都很温和，大多数都是能给90不给89的，所以只要你认真对待那门课，抓住老师想表达的重点，成绩都会挺满意的。”当然也有一些考试技巧，“比

如我们学文学的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照搬课本；试卷上尽量避免出现硬伤，例如重要的时间、事件之类的基础知识千万要掌握扎实；回答问题要有文学史的眼光、历史的眼光；论文题目不要太空泛，最好是从一个小的方面入手，问题有趣，论证扎实等等。”对于学分绩，张琬琦看得很轻——态度到位了，基本就成了。

确实，在大学中过分执着于学分绩，可能会错过某些精彩的风光，对于成绩仍需理性看待，知道自己以后想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学分绩高很占优势，各类奖学金、荣誉奖励、交换机会等都和学分绩挂钩；但另一方面，过分学分绩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为了考试而学习和为了知识而学习，在过程体验上相差很多。专注于拿分的时候，求知就成了一件很有压迫感而且很枯燥的事情。对于大学里方向的选择，张琬琦认为：“大学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如

果不打算走学术道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职业规划上，不在学分绩上

纠缠过多，想读的书，想做

做的事，也未尝不可。”

享受学习，享受生活

在人大文学院的这四年，张琬琦收获了许多，但她认为荣誉、奖励、个人经历这些都是表面的，真正的收获应该是人格的健全和心智上的成长，比如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性格、擅长什么、短板在哪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方式、如何与他人与自己相处等等。“文学院教给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独立思考。不轻信他人，也不轻易否定他人。不对别人的理想趋之若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努力。”除了学习上的收获，张琬琦一直未忽略生活的精彩。她从小就开始学习古筝，直到后来高中去了外地读书才中断。

大一暑期学校的时候刚好学校里有个练琴的地方，于是她就把这个爱好重新捡起。“小时候学古筝时体会不到的乐趣，在大学都感受到了。音乐是直达灵魂的，当你沉浸在音乐里的时候，身心都很愉悦。建议大家在大学中可以学个乐器，纯粹为了爱好和自娱自乐，体验一下音乐世界，真的非常美好。”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文学院师妹们，张琬琦也提出了自己的祝愿：“请各位尽情享受文学院的自由和安宁，让自己变成一个身有长物、内心丰富的人。”

姚震：做一个快乐的“乐童”《》



图为姚震 图片来源/网络新闻社

大学生活并不一概而论，成功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优秀并不只局限于学业。在大学中，你自有独到的眼光，属于自己的选择，忠于内心才是最重要的事。姚震同样是文学院2010级本科班的学生，今年

夏天即将离开校园，作为一个曾经挂过科，学分绩也不高的人，姚震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但是，仅仅只是“学渣”。大学四年，他过得很开心。

伪文青的大学生活

四年里，姚震参加过的比赛和演出不下百场。在上一

学期例行的“129合唱”中担任乐队伴奏、参加大一下学期

的“五四艺术节”音乐素质比赛、大二上学期交响乐专场演出、“129合唱指挥”、萨克斯专场室内乐、大二下学期交响乐专场、“五四艺术节”音乐素质比赛、萨克斯专场室内乐；大三上学期交响乐中秋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施特劳斯1872》音乐剧演出、键盘乐团专场、“129合唱”指导老师；大三下学期键盘乐团专场、交响专场、交响室内乐；大四交响专场、合唱专场、交响室内乐、键盘团专场、学校毕业典礼、学院毕业典礼……还有一些其他学院的演出和串场，环境学院、财金学院、公管学院等等。真可谓流水的演出，铁打的姚震。

在文学院里，姚震的萨克斯几乎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年的“129合唱”、“元旦晚会”、“五四文化节”等常规活动里，他几乎成为了

不可或缺的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声浑厚深沉的萨克斯声传来，便可知是姚震即将出场。

关于“文艺”这个词，姚震认为这代人对它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不像是词典解释的那样，而是有一种婉约的感觉，甚至是有的一些脆弱或者“逼格高”的感觉。“其实我的性格比较豪放，不太适合‘文艺’这个词。我觉得把音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文艺’。艺术团就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我的朋友——比如交响团的钢琴马洲洋、首席艾子健、合唱团的狄洲、袁伟杰等，你能随时在他身上发现音乐元素，不论他在干什么，这种元素就好像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人捕捉到的那种感觉。”

爱音乐如爱生命

十岁起，姚震就开始学习萨克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年之久，除了中考、高考基本

没停过。“在我的生活中，吹萨克斯就像你们玩手机一样，必不可少。毕竟目前来看已经

快学了半辈子了。”姚震感慨道。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姚震最有成就感的就开办了交响小剧场音乐会。在此之前，艺术团演出季是没有这个项目的。交响乐团的同学们每个学期排练都很辛苦，却只能在每学期一次的专场演出会上展现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这样的专场演出机会太少了。于是姚震在大二时开始有了举办室内音乐会的念头——叫上乐团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选些自己喜欢同时大家也耳熟能详的作品，自己排练演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一个享受音乐的舞台。此外，也让观众能多一次聆听交响乐的机会。

“这其实是个‘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一个活动，朋友们也都都很认同我这么做，也因为这样，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再搞室内乐时有很多朋友来支持我、帮助我。四年乐团生活让我真正学到了本事。从对音乐的理解和乐器的演奏水平方面来说，这四年我都在不断提高。同时，由于艺术团是校级组织，直接接受校团委领导，因此乐团生活又不只是艺术，

为人处世和社交方面的东西也能学到很多。”姚震认为在大学的四年中他成熟了不少，比如学会了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与人沟通，并且在许多复杂的东西里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音乐几乎占据我生活的大半。”

回顾大学，姚震表示最大的遗憾就是大一、大二时因为醉心于音乐而没有好好学习，他告诫师弟师妹们：“在这一点上，你们可千万别学我。”但是除此之外，他的青春依然丰富多彩，在人大，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了音乐、掌声和舞台，在反复的练习和演出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开阔了视野。回首这四年时光，姚震认为有幸过着想过的生活。“人生嘛，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闲来钓鱼。”



我们的

图/朱敏提供

毕业季

汉学大会 is coming

采访徐楠老师

文/本报记者 王亦琳

记者：老师好，本次世界汉学大会文学院提出的分论坛的主题是什么？

徐楠：本次汉学大会分论坛的主题是：“元典互释与东西文明”，副标题是“思想对话的中国主题”。

记者：这个主题是怎样提出的？是因为要与汉学大会的主题相呼应吗？

徐楠：对，因为主题是“东学西学·四百年”，有一个互动交流，互相碰撞对话的核心内容，所以文学院一方面考虑自己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和最大的主题保持一致，所以最后设计这么一个题目。

记者：那么这些年在这方面在中国有哪些特殊的研究吗？

徐楠：元典互释的话，其实这个面还是很广，虽然说咱们是主要负责，但其实也吸纳了国学院的一些老师来一起做这个事情，主要集中在传统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的经部、史部、子部的这些最核心的典籍。这些典籍其实中西学都有程度不同的研究，所以这次我们初步设计了一些讨论的题目，包括了比如说诗学的问题，包括史学的问题。

比如《史记》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哪怕是最基本的典籍《史记》的研究，或者是一些关于史记的史料性质、来源这方面的研究不光是中国自己在做，日本学者、海外学者很多其实做得也

很好，可以和咱们形成很好的互动和交流。比如说中国古代诗学，比如说这次有人讨论“司空图”的问题，“司空图”一方面在中国来讲很重要，讲诗歌变位的观点，讲诗歌的境界的问题，讲诗歌的蕴含美、意蕴美、韵味之美，那西方对这些特点也很重视，所以有一个比较的观念，比如把济慈这些人的史学观念拿来作一个比较。

具体的讨论有待于开会的时候进一步展开，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而言有这些思路。记者：因为文学院是承办这次世界汉学大会的，所以也不光是要负责这次的分论坛，您觉得这次世界汉学大会在组织论坛等活动组织形式上和上次有哪些不同或者是改进？

徐楠：不同的话呢因为这次规模比较大，也是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所以虽然文学院仍然是主力，但是动用了全校力量协作。比如说这次各个分论坛是由不同的学院分别承担的，另外各种各样的服务后勤工作都是全校不同的部门来一起协

调工作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效率更高一点，参与面越广越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效率和水平也会比上一次更高一点。

举个例子，比如说志愿者。志愿者之前是由文学院学生自己来负责，这次其实我们跟学校的团委等各个机构之间有协作的意向和努力。因为这次汉学大会时间比较早，从九月份就开始了，所以很多组织工作要比从前难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阶段刚好是新生还没有入学，大一学生军训刚回来，很多时候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协调负责志愿者。

很多不同可能体现在这些地方，这次是一个全校协作的大会，很多工作是大家一起来做的。

记者：作为学生团体，我们也很幸运可以有机会参加这样世界性的活动，我想代表学生团问一下：世界汉学大会以后是否会考虑给同学们更多一些接触学者和旁听参与的机会？

徐楠：这个没问题，我一直很欢迎学生团体的参加。因为大

会不光是面对学者本身，也面对整个校园。

其实以前的大会也是这样的，各个分论坛或者说主题大会都欢迎学生来参与，旁听和会后互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跟同学们把情况尽可能说清楚，让大家了解信息，积极参加，另一方面也有待于同学们对汉学大会有更多的认同，能更有积极性更主动地来参与进去。

我们当然不希望像以前组织的某些会一样，学者来了以后下面空这一大片座位，还需要抓人来填场。

记者：最后，您也提到了志愿者同学们，希望您可以给志愿者们一些寄语鼓励之类的话。

徐楠：我想志愿者活动既是对大家工作能力的锻炼，更为大家接触到国内国外一流的学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祝愿大家把握好这样的机遇，既锻炼自己，也增长自己学术的兴趣，打开自己的视野。

图/资源图片



志愿者说

周晓：2012年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会场组志愿者

去年我担任会场组工作，负责贵宾室接待。工作总体比较轻松，基本是在学者到来之前和会议期间布置茶歇等，但决不能掉以轻心，短短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内让贵宾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与贴心。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需要注意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要随机应变，通过交流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最好能提前准备一下相关术语。工作不忙时看别的组是否需要帮助，毕竟大家是一个整体，都代表人大学生的形象。志愿者工作会比较辛苦，希望服从安排，准

时到达很重要。会场组志愿者需要长时间站立，有时甚至长达一天，所以女生尽量不穿高跟鞋，平底或者低跟鞋比较舒服，晚上回去泡泡脚。最后我觉得志愿者最需要的就是保持微笑，所以smile~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做好。

米兰：2012年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采访组志愿者负责人

有些同学觉得汉学大会志愿者工作是“苦力”，有人把它看作历练，还有人视之为新鲜的体验。无论抱有怎样的预期与展望，都希望大家放松心情，利用短短几天时间充分感

受、学习、奉献，获得自己的收获。无论在哪个组别，无论做了多少工作，无论经历怎样的辛苦，只要用心，相信这一定是你难忘的大学经历。

葛梦柯：2012年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住宿组志愿者负责人

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的经历大概是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吧。默默奉献的住宿组有出了名的拉锯战，有起早贪黑、出乎意料的工作，但也有与可爱的各国学者们更亲密的互动，更有同担当宾馆大堂经理角色的出色小伙伴们“铁打”的情谊。住宿组同仁们也许没有机会聆听高

端学术对话，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绝对是对个人能力的历练，无论是英语听说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还是与小伙伴们协调、相处的能力。住宿组工作需要耐心与细致，需要为其他组排忧解难，保障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因此一定要平心静气，尽管不仅要核对学者们的人住接送情况，也许还要可能在雨中送没赶上车的学者去会议室，或者带摘不下隐形眼镜的学者去校医院，甚至也许要帮学者买SIM卡、领学者修鞋……细碎中带着欢乐，相信留在你记忆中的都是感谢的微笑、大堂里忙碌但精神抖擞的

筹备工作进行中

文/王亦琳

编者按：随着夏日的热浪袭来，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暑假，当大家或是出游访友，或是居家充电，依然有许多老师、同学战斗在世界汉学大会筹备工作的第一线。在上一期的《中文视窗》中我们已经了解了世界汉学大会的前世今生，本期专题，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近本届汉学大会，迎接一场文学盛宴的到来。

世界汉学大会的与会学者邀请工作是筹备工作中的重点环节，从确定名单，到联系协调，都需要精细的考量和商讨。目前海外学者邀请工作基本完成，截至6月29日，有来自39个国家的107名海外学者愿意参会。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邀请工作也已开始。大会分论坛将采用国外学者发言，中国学者呼应的形式进行，这一论坛组织形式较为新颖，国内少有先例，为确保论坛切实地为学者们创造交流互动的良好学术环境，将针对每个外国学者的发言主题，专门挑选一个对应的国内学者来回应，以保持学术交流的深度。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东学西学·四百年”的题字已邀请冯其庸先生执笔，主题题字已于日前作为大会官方网站首页的标题出现在公众面前。此外，2012级本科国防班的任汝茂制作的历届世界汉学大会回顾视频也可在官网上观看。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恰逢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作为孔

子学院总部核心活动之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学校各工作部门已提前沟通，注意细节，力求万无一失。7月9日第一次全校协调会召开，筹备委员会在与各工作小组对接后，共同将暑期工作、汉学展览、活动会场与后勤保障等各项具体事宜落实。

而在志愿者工作方面，6月25日下午，第一次志愿者培训会在明德法学院0401室举办。这次培训会是第四届汉学大会志愿者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就世界汉学大会的情况、志愿者工作的内容、暑假期间志愿者工作培训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国际交流处吕捷副处长要求志愿者在着手准备工作前对历届世界汉学大会进行深入地了解，强调志愿服务对汉学大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志愿者们在服务工作中展现出良好风貌，并公布了对志愿工作的各项要求及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问题。会议上还就后续志愿者培训工作作出规划说明，提出了初定的工作时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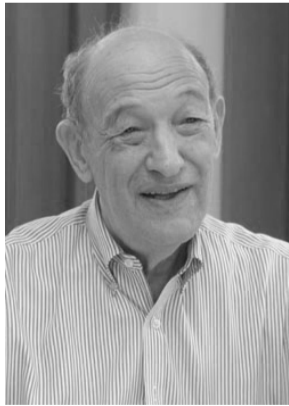
这次志愿者培训会是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培训工作的开始。此次会议后，系统化、规范化的志愿者培训工作将陆续开展。此外往届志愿者也分享了很多经验，为志愿者工作提供许多便利和参考。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宣传组计划建立汉学大会微信公共平台，策划已经制作完成了，微信平台将在汉学大会期间给志愿者和人大校内同学们推送相关信息。

身影和一路的欢声笑语。

蔡晓倩：2012年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迎新组志愿者

这不仅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窗口，带你不一样的世界。短短三天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汉学家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展开精彩纷呈的学术讨论。作为志愿者的我们是整个大会组织实施过程的齿轮、不可或缺的一环。或许有辛苦不知其味的时刻，也有心中满载成就感的时刻。去年我作为迎新组的“一对一”志愿者，几乎可以被称作日本著名汉学家近藤邦康先生的贴身秘书、导游、保镖和保姆等。每日早上

与会学者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

《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



王康武(Wang Gungwu)

，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大学东亚中心主任。研究领域：现代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华人移民研究。主要著作：《复兴：中国国家与新的全球史》、《另一个中国轮回：改革的承诺》、《华人与中国：王康武自选集》、《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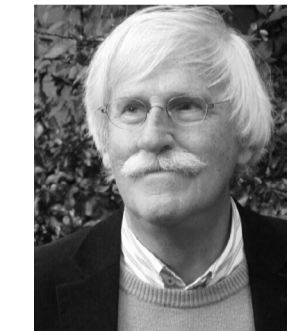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毛泽东传》)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编委，美国政治学会会员。

已出版数十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有关中国。1980年《毛泽东传》出版，随即被翻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希伯来文等，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译介到中国以来，畅销一百八十多万册。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汉斯·伯顿斯(BERTENS, Hans)，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主席。研究领域：美国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主要著作：《后现代主义》(与约瑟夫·纳托利(Joseph Natoli)合著)，《文学理论基础》(与约瑟夫·纳托利(Joseph Natoli)合著)，《美国文学史》(与特朗·哈恩合著)。